



一張木訥的口

初讀吳晟的詩「吾鄉印象」與「植物篇」^①

一

第一次讀到吳晟的詩，是在第二届「中國現代詩獎」②頒獎典禮上。

在紛擾的詩壇上，吳晟的獲獎，可以說是詩壇的一大盛事，而且也是正式公開地承認了他作品的價值。評審會所給予他詩作的評語，雖然很貼切，可是我覺得並沒有指出他的詩的特色，單單說他「詩風

樸實，自然有力，以鄉土性的語言，表現時代變化中的愁緒，真摯感人」是不够的，和他所給予讀者的整體印象來說，嫌含蓄了些。他的貢獻，在於揭露時代變化輾過人們心緒上的痕跡，與生活揉合在一起，顯示了非凡的成就，並提示出新的體驗，形成一種極為深遠的影響。

二

吳晟的成就之一，是他的詩伸入了鄉土豐富的語言中攝取養料，適切而忠實地反映了他周圍的人們。他不僅捉住了面貌，並且深入他們的精神、信仰以及情感的內層，真摯誠懇地描繪出那些拙樸的臉孔及一幅幅動人的圖畫。

在他詩裏所浮現出的農村生活，正是中國農民典型的形貌，流瀉着汗水，辛勤地工作，默默地承荷着推動歷史巨輪的使命。那一顆顆

豐碩的稻粒，就是社會文明延續和進步的保證，在犁耙之中，躍動着赤裸而真誠的生命。

真正的文學家，永遠不會脫離他力量的源泉：民衆。吳晟的詩，所以能予人強烈的印象，形成一種方向感，主要也是他確切瞭解這一點。我們在他的詩裏，讀到的不是一個「個人」，而是一個「羣體」、一種「意識」，一份具有普遍性的情感，使他掌握到了文學的命脈。

在「吾鄉印象」和「植物篇」

裏面，迎面而來的，是拙樸的莊稼人及面孔，流動在他們心田的那些情懷和感受，一一在吳晟的詩裏映現出來，他們的渴慕和怨嘆，是如何強烈地敲擊着你，呼喚着你。聽吧——

古早古早的古早以前

吾鄉的人們

開始懂得向上仰望

吾鄉的天空

就是那一付無所謂的模樣

無所謂的陰着或藍着

古早古早的古早以前

自吾鄉左側綿延而近的山影

就是一大幅

陰悒的潑墨畫

緊緊貼在吾鄉人們的臉上

古早古早的古早以前

世世代代的祖公，就在這片

長不出榮華富貴

長不出奇蹟的土地上

揮灑鹹鹹的汗水

繁衍無奈的子孫③

就像這樣平平實實的句子，道出對

命運的無奈感和在現實環境裏所顯

示出的堅韌的生命力。在古拙之中

，自然而然地孕化出一種激動人心

的力量。

再如另一首「雨季」，只有短

短十三行，每一行都像一聲聲敏感

的回聲，將世俗的那種平凡的生活

，表現得率真而深刻，在這氣氛的

感染下，忍不住想學着詩裏的口吻

，粗獷地帶上一句：「伊娘——這

款人生！」

抽抽煙吧

喝喝老酒吧

伊娘——這款天氣

開講開講吧

逗逗別人家的小娘兒吧

伊娘——這款日子

發發牢騷罵罵人吧

盤算盤算工錢和物價吧

伊娘——這款人生

該來不來，不該來

偏偏下個沒完的雨

要怎麼嘩啦就怎麼嘩啦吧

伊娘——總要活下去④

「總要活下去！」這五個字裏面

，蘊含着一股強烈撼人的悲劇內涵

——一種傳統而古典地深植在中國

人骨髓裏的——即使命運是如此沉

重，而仍在所承荷的生活壓力下，

勇毅地活下去！

他平實地反映出農村生活的面

貌，反映出他熟知的人羣，深入到

他們的精神和信仰的內層，傳述出

他們的心聲。在一束稻草裏，他感

喟着：

一束稻草的過程和終局

是吾鄉人人的年譜⑤

但是他對於這些，並不感到傷悲，

相反的，他喜愛農村那種恬淡自適

的生活，陶醉在「日出而作，日入

而息，帝力於我何有哉」的境界。

在一首類乎抒懷的詩中，他如此吟

誦着：

吟哦自己的吟哦

詠嘆自己的詠嘆

無關於閒愁逸緻，更無關乎

走進不走進歷史

（中略）

不悲，不怨，繼續走下去

不掛刀，不佩劍

也不談經論道，說賢話聖

安安份份握鋤荷犁的行程⑥

三

吳晟的詩，除了生活的反映之外，也還混雜了幽默、諷刺和憂懼

農村，是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

大本營，頑固地抗拒外來勢力最內

層的堡壘，鄉民們的懷舊念祖之情

，是很難驅遣的，信佛和祭祖，已

成為農村生活的一部份，也是他們

精神生活所依恃的所在。在「神廟

」一詩中，他一面感慨於土地祠的

荒蕪，一面仍感動着「香火依然鼎

盛」的現象，雖然：

耶穌枯乾的雙手

曾捧來奶粉與洋大衣

畢竟不歸屬吾鄉⑦

在同一首詩裏，他也譏嘲鄉民的迷信：

燃一柱香，焚一疊冥紙
祈求神祇保佑——

吾鄉的人們，不能保佑自己

吾鄉的人們，從未懷疑

天公或大大小小的神祇

只知照顧自己⑧

譏嘲之內略含諷語，因此我們無法純以迷信嘲笑，也毋需憐憫惜顧；吳晟以村民們誠摯的愚信，反照出現實世界裏人性的虛假、自私和墮敗。

另一首「曬穀場」，開了氣象台一個玩笑：

氣象台的報告，往往

屬於謠傳。而天色

變幻不定的天色

吾鄉沒有諸葛亮之流的人物

可以預測⑨

在收割季節，農村的曬穀場變成驚惶的競技場。幽默滑梯之中，渲露了農民「靠天吃飯」的緊張與心酸。

「牽牛花」⑩和「路」⑪兩首

詩，是他憂懼文明的反映。他所眷戀的農村生活：恬靜、淡泊、無爭的日子，很快地就要被從都市延伸出來的觸鬚——路，和它所帶來的機器，所形成的喧囂和虛幻的繁榮污染了。他悲憤地控訴電視機吸引去「在陽光下奔跑，在月光下嬉戲的」吾鄉的囡仔；一家家工廠吸引去「在陽光下流汗，在月光下歌唱

的」吾鄉的少年仔。當身處的環境在這種挑戰下變化下去，他不禁問道：「有一天，我們又將去了那裏？」

握鋤荷犁的行程，厚實待耕的土壤，都是他最爲嚮往的「生活內容」，他非常驕傲自己是一棵「卑微的野生植物」，他似乎不願意改變生活方式，即使在卑微、爲人咒詛、鄙視的境遇裏，却依然驕傲地過活他自己的日子，而即使有一天，不能從心所欲時——

也願躺成一大片

寬厚的土地⑫

四

不管吳晟是否自覺到他的成就，這十六首詩，已爲現代詩的發展，樹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。他所探

索的方向和表現的主題，為現代詩的未來，立下一個突出的典範。

艱深苦澀的詩，已有過它的輝煌歲月；平樸清順的詩，成為今日的主流。但是，在平樸清順之中，同時必須預防着新的偏誤——由於缺乏堅實的生活內容，而導致題材的蒼白。除了揚棄技巧上過份雕琢造作之外，在一首平樸清順的詩後，同樣需要蘊含耐人咀嚼的「意義」。這層「意義」，有時正是作者人生觀點的昭現。

吳晟就是這樣一個腳踏着泥土的詩人。

他沒有刻意地去叫喊口號——「口號」只對那些貧乏的創作者才顯得出用處，因為他們必須為自己空虛的內在去填塞一個內容。

吳晟並不是那一類像水面浮萍似的詩人，他的這十六首詩，首首

根植於沃土，他是地面一根吸取大地滋潤的「小草」。在「寧失之拙樸」⑬裏，他告訴我們說：「畢業之後這幾年來，一面在鄉間學校教書，一面跟着母親從事耕作。……母親常說：生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一粒米，一碗飯，都不知要流多少汗才能獲得。生存的蒼涼和艱困，較之一些輝煌的哲理，我體驗得更深刻。在我週遭的人們卑微的情懷，實更令我關心，更接近我的心靈，因為，我也只是非常平庸，非常非常卑微的農家子弟。」

抱着這樣的心情來從事創作，很自然的每個字裏都會有着他深摯的情感，這樣的詩句所滙聚成的力量，誰能抗拒呢？吳晟坦誠地說：「我的作品，大都是從實實在在的生活體驗中醞釀而來。泥土的穩實、厚重、博大，傳統的中國廣大農

民，不矯飾，不故作姿態，真真誠誠對己對人的敦厚品性，始終深深引我嚮往和企慕。」⑭是的，只緣於他生在農村、長在農村、活在農村，所以我們讀到了有血有肉的作品。

但真正能步入農村心貌如此深刻的原因，最根本的是由於他的「態度」。他沒有少數知識分子孤芳自賞的優越感，他沒有把自己劃入那種特殊階層或賦予自己一種特殊的使命，他沒有像有些讀書人到最後變成水面上的油漬，再也無法和水分子混和在一起了。

吳晟却能不背棄他的源處，歌唱着大地之歌，將詩與生活美妙地揉合，在他平淺的詩裏，可感觸到一道貯積着熱情奔放的潛流湧動着，看不到因知識而引來的驕狂。

他謙誠地認識自己的卑微和平

庸（這是面對了歷史和文化，面對了廣大民衆的感受），因此才更深刻體悟到嚴刻地要求工作的嚴肅性。他曾說過：「真誠的創作，即在嚴肅的態度中。然則，嚴肅性並不意味『偉大性』——何必將詩（藝術）哄抬得那樣『高不可攀』呢？」^⑮這一段話，正好說明了吳晟之所以成爲吳晟的非凡之處。

五

讀着吳晟的詩，內心翻湧着難以抑止的激動。

讀者們的眼睛是雪亮的。

我們不會忘掉眞摯地蘸着汗水寫詩的人；

我們不會忘掉將人類堅韌生命力如此具體地表現出來的人；

我們不會忘掉將拙樸本性，在詩中擬成一種氣質的人；

我們不會忘掉在詩裏揭露了莊稼人生存心象的人；

我們不會忘掉一個眞正生活着的「人」。

耳邊，心際，不禁漾盪起吳晟的歌聲：

千萬張口，疊成一張口

——一張木訥的口

自始至終，反反覆覆的唱着唱着那一支宿命的歌^⑯

小註：

①「吾鄉印象」與「植物篇」收於中國現代詩獎基金會出版之「真摯與奔放」紀念特輯中。

②中國現代詩獎，係由旅越華僑吳望堯先生捐贈而設立的，吳晟與管管合得第二屆詩獎。

③引自「吾鄉印象：序說」，「真摯與奔放」頁三十五。

④引自「吾鄉印象：雨季」，同上書，頁三十九。

⑤引自「吾鄉印象：稻草」，同上書，頁四十一。

⑥引自「植物篇：土」，同上書，頁四十七。

⑦引自「吾鄉印象：神廟」，同上書，頁三十七。

⑧同上。

⑨引自「吾鄉印象：曬穀場」，收入「真摯與奔放」頁四十。

⑩該詩收入「植物篇」，同上書，頁四十八。

⑪該詩收入「吾鄉印象」，同上書，頁四十四。

⑫引自「植物篇：土」，同上書，頁四十八。

⑬引自吳晟第三屆中國現代詩獎得獎獻辭，見「真摯與奔放」頁八。

⑭同上，頁九。

⑮同上。

⑯引自「吾鄉印象：歌如是」，見「真摯與奔放」頁四十二。